

我那窗外的小白杨

◎李庆生



在我家窗外，有一排白杨树，我很喜欢它们。

这排白杨长了38年，白白胖胖的它们高过楼顶，为住在周围的居民输送清新空气，大家都很喜欢它。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子，都与它们亲密相处了半辈子的时光。在这里，孩童们渐渐长大，老人们慢慢离世，但这排小白杨，却依然是从前的那个样子，不卑不亢、不俗不艳、不喜不怒，默默地陪伴着我们。

还记得那年夏天的某天周末，我们一家在农田里栽上了几排杨树苗，后因故砍掉了几排，现在只剩下了这仅有的一排。随着时间的流逝，杨树苗渐渐变成了“大白杨”。某天，邻居想买下此树做家具，但因树太大，太高，周边又盖起了楼

房，即使锯了，也运不出去，只好作罢，白杨树因此逃过了一劫。

春天，当万物复苏，土壤萌动之时，白杨便展现出她的动人，像裁缝给她裁了一件新衣裳似的，浑身充满着迷人的香气。晚上如有微风，可听到白杨

轻轻敲击窗棂的沙沙声。一天，孩子夜尿听见了，说道：“爸爸，外面有小偷撬门！”我愉快地回应儿子：“那是爸爸拍你让你尽快入睡呢。”

前日下了晋南的第一场雪。山舞银蛇，原驰腊象，城市

里的楼顶、树木、花草也披上了优雅的银装，可谓“衣被天下”，太太用手机将阳台外的白杨树拍成了视频发到朋友圈，首先有反应的是儿子，他马上转发并用文字注明：我长大的地方。

现在儿子在千里之外的南国做事，有10年没再跟白杨亲密接触了。我天天看着白杨树，想着儿子——小白杨，长大的小白杨、白白胖胖的小白杨、高耸入云的小白杨。

我爱那窗外的小白杨。

时间的空隙

◎曾珊珊

听说天空要下雨了，而我为了逃离烦闷的钟声便刻意出门、不带伞

路上行人一贯匆匆忙忙带伞的和不带伞的模糊又清晰

雨，迟迟没有下落视线沾染着灰尘的紫色也渐渐地失去了重心

曾经死扣的成熟笔画一一开裂、腐烂纸上只留下时间的空隙

似是像模像样之梦押解着呼吸全都倒在生命的靶场里幽寂延绵冬天的阳光文/陈海金冬天的阳光是一盏聚光灯照在雪花的身上让婀娜的舞姿演绎一季的浪漫

冬天的阳光是一支流箭穿过寒流的包围落在梅枝上洒出一个个殷红的花蕾

冬天的阳光是一把尺子丈量雪地上深深的履印试图记录行者漂泊的足迹

冬天的阳光是母亲吹亮的炉火袅袅的炊烟弥漫成游子心底浓浓的乡愁

一个人的音乐会

◎冯雪颜

星海不在，门关着而我，只想上一节音乐课黑白键蒙上岁月轻尘琴音仿佛还在耳边黄河已经停止怒吼珠江，她柔情的波涛自秦以降开始滋润百越之地情满岭南珠江游轮恍惚音乐的翅膀震动着谐音数落长堤的脚步，匆匆谁的吉他或提琴高音低转地错落是雨滴树叶，还是流水顺势而逝没有路人停留，我是唯一听众

整理/何万里

那些情系桑梓的人应被记住

◎黎铭光

在南海大地上，总记得一些情系桑梓的人。

当我们阅读南海作家近期新作《郁水情怀》、《西樵山语》、《风儿吹过了山岗》、《西樵儒风》等作品时，那浓浓的乡情和浓浓的书墨香扑面而来。

其中，林兆帆的作品《西樵儒风》，以纪实散文报告文学的形式描述家乡人身边事，笔调平实，最至情感动人。西樵山下有儒风，在林兆帆笔下一个个在商海拼搏、创业成就、关心家乡、热心公益的家乡身边人以有血有肉、平实无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大爱真情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一本好书，长见识，西樵儒风写出了西樵人奋进的时代气息。

某天周末，当我和小塘的文友驱车到狮北乡时，了解到狮山同样也有许多情系家乡的热心人士。闲聊中，乡民们说得最多的是邓庆球



先生。

邓庆球先生是狮北旅港乡亲，他身怀善心，热心公益事业，充满了对社会仁爱之情，饱含了为家乡服务的热情，致力建设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和谐共处的新局面；他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为家乡建设出钱出力，积极支持家乡各项福利事业的建设。

1987年，狮北根溪村的村容村貌较为落后，村里的道路破烂，不利于村民出入以及经济的发展。为了改变家乡的村容村貌，邓庆球捐资20万元，为狮北根溪村的大街小巷铺建了水泥路，这不仅方便了村民的出行，而且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了村民群众的好评。

不仅如此从1987年至今，邓庆球先生共计向社会捐款400多万元，并在此期间，又先后捐款建设了狮山邓庆球小学、小塘中心小学、小塘中学、小塘医院。

邓庆球先生致富不忘家乡，真情回报桑梓，数十载来一直热心推动家乡教育事业、医疗事业、公益事业的发展，不断捐资扶贫助困、助医、助学，为家乡人民的学习、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其乐善好施之举享誉南海，是仁爱奉献树本精神的典范。

樵山有儒风，狮山满乡情，走访乡间，我们总是会记住那些情系桑梓的人。民谚有云：“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人以《西樵儒风》的方式，用笔杆真情地记录身边的人和事，让更多的正能量在社会传播。